



蓮龕集卷之六

序

臨川李來泰石臺著 同懷弟盛泰季章輯

男

士微監圖
士崑增城
士暮彥旭
士策蒼琦

編次

孫 轍景由
孫 曰冠哲南
敷寬景虞
步鄒師孟

仝梓

姪曾孫天申禮和

陳大士已吾集文序

負天下名數十年而晚始獲進士高第卒一官不究其用者惟宋同甫明大士兩陳先生而已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一

然明之制義其體本精微於前代而萬曆中趣苟得而止視南宋為猶弱蓋至大士先生出而剖析六藝之思貫穿千古之識盡舉而用之八股之間於是天下爭駸駸學古上焉者乃因以探賾鉤深舉華致飾發其英絕之機而合於聖賢之旨制義一道波瀾濶遠其輔翼之可謂多哉而先生起衰靡之末功最盛及成進士古文辭稍稍出天下之士被服先生已久狡獪既開高曾日薄顧或謂先生不及支柱以趨於世所



尙模放剽賊塗飾之古文以爲古文而不知先生之文之古自若也蓋大士先生之於古人所謂身而有之者也故不能異乎古文以爲時文而不必異乎已之時文以爲古文改絃易調又安所用之古之立言初無二道漢賈董一生其揣摩在是獻納亦在是未聞政䟽新書音指差殊天人繁露詞語垂互也古文時義之分其莫著於宋乎然歐蘇大家棘院鎖廳之作具在集中世豈有不傳誦者哉夫士先生不自名其爲

蓮龕集

卷之六

二

周秦爲漢爲魏晉爲唐而周秦漢魏晉唐上下同流始終一轍風神獨絕體法自符獨詩賦不肯多存蓋亦同甫所論今人言詩吾所不解之意歟人不識先生之精神於古而必別以模放剽賊塗飾之古文爲古此與未考昌黎詩而輒詆其以文爲詩何異蚍蜉之撼也先生出湛持文公之門而卒中忌者爲罷館選厄之令得入中秘當大手筆豈不愉快然而先生亦旣老矣悲夫已吾集將刻吳中不果予索其家本抄之

反覆再過如見其人己而輟俸爲梓白下遂僭
弁以志執鞭之慕云

吳玉林世書堂二集序

蓋余讀玉林先生集而有感於名實之際也古
之君子卓然爲其不朽者德功與言必居一以
自見各就所遇而得之未嘗岐而別之也後人
驚名忘實而立言一道遂以爲不得志於時者
之所爲或放言高論而不切於事情或輕世肆
志而蕩佚於山川草木之間雖宏覽博涉其有
連龕集序卷之六
合於聖賢之旨者寡矣玉林早歲以制舉義名
當世遲之三年而始對策大廷同榜中已有褒
然爲舉主者先生泊如也卽俯就常調亦可接
武清華乃又遲之十七年而始就一壺自有制
科以來蕭閒寂寞未有如先生者也金昆玉友
爲時名臣家庭所講貫無非經國救時之學先
生不以自多端居著書絕無擲辭無聊磊塞不
平之感余讀其己未刻諸稿因事見義隨物賦
形仁人君子之深心大人長德之偉畧時復橫

見側出於筆墨之間而視世人模倣剽竊之習
去之若晚舒寫乎性情而原本於道德豈非爲
其實而不爲其名者哉元吳幼清先生一代大
儒爲儒學提舉則拜爲國子司成則拜至修書
進秩則辭辟名則又辭虞邵菴謂其終身爲師
儒之官而不一日享官司之奉蓋其意主於明
道立教而非世俗一切所能動其心也以似玉
林將無同歟或疑先生以燕許手筆不登著作
之庭舖張揚厲之文不少概見夫古人爲文不
遵籠集序卷之六四
擇地而出莫古於易而文言雜說並列於經莫
古於周官左國其序小言苛事皆非後世史家
所及亦惟其真者爲可久耳典引封禪之作視
鼠獄雞碑相去幾何玉林之文之傳固存在此
而不在彼者當世論先生文謂原出於檀弓公
穀而時出入於太玄潛虛之間亦就文論文而
無或當於先生立言之旨也

大仙山脩殿序

吾郡諸山多以仙名流俗相傳王郭訪浮丘時

從金華玉笥遍歷諸山而息踵於華蓋者也昔
有遊匡廬者謂是山以匡續隱居得名或獻疑
曰匡君未至時此只呼山耶無以應則曰不知
鴻荒搏泥時何人爲道此種種名字耳每舉此
語輒爲彼笑郡山諸名何以異此余汎汝江訪
隋書夢水遺蹟則夢港之合於汝水者近是水
畔三山蹲而踞者曰駱駝豐而出者曰神童是
山巍然有垂紳振笏之象則謂之大仙也固宜
步虛時至鸞鶴相聞不得疑其不馴矣舊有仙
廬亦里人零報蜡息之所圯於兵燹近始脩復
則有匡山僧來主其事吾聞海內名山如嵩華
武當皆無佛寺而淨侶多依之蓋不以顯密爲
二諦也山崇三仙而主僧乃藉以脩戒律爲意
良勤大殿之工募建伊始徵予疏其事是舉也
里中諸文學慇懃之邑大夫儼然標檀以爲之
倡亦因緣湊會之一時矣抑余聞郡脉自芙蓉
龍岡以至麻嶺則是三山實其委折聚秀之所
而斜截汝水漸令東注以成郡中潏回之勢是

山之力爲多因而崇之亦風氣之會也願有心者因致力焉輒書此以引其端

董撫君德郵集序

宇宙當昌明之運蘊釀醲郁則必有忠貞世篤不二心之臣以亮天工以振人紀其在詩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其在書曰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一時休光協氣遠近翔洽于喁之音皇於鐘鼓泯泯乎成一代太平之盛非朝夕之故也 今上十有二祀大司馬中丞董公之撫我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六

江右也亦十有二祀仁行而義立山澤耄倪謂是朝廷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我江右億萬年無疆之恤也夫中丞按部肇自前朝然遷召靡常若今之建置則非明之制乃三代之制也古者使其親近臣監於方伯之國於事無所不統不程以年 今天子於我公加秩賜爵幾晉公孤上亦惟是匡以西庠以東之永終爾惠也謂非邀天之幸不及此且今之江右何如也往者天兵南下底定最先屬以狂獍中譁藪澤之奸十

餘年猶未靖公至而威愛兼孚尺一所及賢於
十萬師而民始知有田宅之樂又累歲積稜公
之來也穡始有秋昨者水旱偶阨公請蠲請賑
朝上夕報又於其間緩輯邊海之流移者屢萬
計存恤淮揚之逃亡者屢萬計而閩廣之移者
吳越之請糴者復屢萬計卒之粟無翔貴歲不
爲灾凡此爲深心密畫真有出於周官漢策之
外者陶咏蹈舞又烏足測公萬一乎蓋公所可
見者治民則惠馭吏則肅明刑則勅詰兵則靜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七

要所謂制治之原固不止是昔夫子論政要于
學道至庶哉之嘆以富先教蓋引伸之論耳治
未有不先教民而能使民富者齊如江右卽朝
仲父而暮計倪固不能與沃土爭饒矣所恃者
勞則思善儉則生共公起家禁苑再領容臺所
歷皆禮樂之原而明習於風俗之變諸所設施
惟以興教化正人心爲本以愛人爲心而用易
使之民移風易俗使吾民回心而嚮道真君陳
山甫所不再見之烈也頌禱之語雖不文及烏

能已已而漢渙陽魏郡諸謠咸登樂府副在史
書進之而緇衣大車三百篇以徵世變焉又進
之擊壤鼓腹其詞彌質其風彌上然則茲編也
固調刁之自宣其籟而啁喞之自鳴其和也於
揚厲何有哉

王濮州崇祀錄序

宋楊廷秀有言太史公所謂循吏天下之循吏
也班范所謂循吏二子之循吏也余常卽其言
以考其書史記自孫叔敖而下五人而止若穆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八

穆無奇節者西京倍之東京又倍之立威之字
摘姦之令皆列其中其視在位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者名實相去遠矣吾郡先達王東巖先
生以鱣使掛冠歸清風亮節爲里社耆英者二
十餘年傳其所至多惠政泣濮時當蓮妖肆虐
之後其政尤偉先生未嘗語人而里人往來東
土者遇濮人輒詢使君無恙客不能對則怫然
不悅有能道先生家世者則相與環而聽有太
息聲里人歸傳以爲異滄桑以後意其遺老盡

矣庚辛間禹侯年兄公車過濮濮人知爲文孫也率率而至導禹侯入學宮則俎豆煥若詢之掌故得父老子弟所爲籲告之詞與諸當事所相爲引重者錄以歸示余於彭湖舟中余喟然曰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兩漢若吳公邊鳳之治翁歸杜母之德皆不入循吏傳使非里巷諠頌襍見他書後世未有能明其故者也先生有德於濮人如是濮人不君孰爲先生言者古以三十年爲一世先生移擢之年以逮崇祀之日四十餘年矣其謳祝者未必昔日之父老也其絃歌者未必昔日之子弟也而易世不衰意其家人父子轉相告語有若高魯祖父之不可一日忘者特未能盡取而錄之也其爲太史所傳者歟其爲班范所遺者歟必居一於此矣余旣仰先生德澤之盛且久且以見鄒魯之間尊尊而親親三代之直道尙存爲可敬也因綴數語俾後之傳循吏者有所考焉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九

蔡襄敏崇祀淮安名宦宿遷鄉賢亭

代壽
州作

余嘗劉覽史乘唐以使相鎮里第宋以故相領
鄉郡若裴郭文富諸公勛業爛然後之紀人物
而誌政事者大書屢書焜耀史冊未嘗不神遊
其盛也 國家啓運名世接踵其間文武爲憲
口碑遍天下者無若襄敏蔡公而公功德昭著
則無若在淮之重且久夫淮固公上世發祥地
也河海濼洞賢傑世出公復鍾嶸峒戴斗之靈
合長白興王之運起家東北而建功西南天所
篤生公者豈偶然哉當時出督禁旅入掌中臺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十

撫治江右所至尸視而社稷之惟

天子念軍國之務莫重於漕而淮始得隸公節鉞
夫公豈淮所得私哉所生全者七省之軍民所
興革者數百年之利弊公至而淮水安流海不
揚波河伯應禱雨暘時若天遂若私公於淮至
蠲除者三萬二千有奇賑救者二十餘萬人則
淮南北所獨利矣至今日而宿遷始得榮公於
其鄉淮海始得祀公爲名臣標準未知唐宋諸
賢視公勛業奚若而民之慕戴其過裴郭諸公

遠矣余徘徊往事而不勝今昔之感也憶余釋

謁
章皇帝拔置史館時余寡中外援公忽折節下交備
竭情愫迨溧陽相國獄起臺省兩君攻余爲黨
人

章皇帝深鑒其罔公自豫章馳書詣余曰干霄之
木非飽霜雪不爲用萬石之舟非疾風巨浪未
易顯其能子不宜憾二君且當感二君所以勵
子者迄今每展手書不知涕之泫泫下也及余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十一

涇陽予告歸公亦以積勞得請送公淮上公把
手歛歔曰余受溧陽相國知幸不辱教而子擯
落江干視相國所期子者不大遠乎余曠蹜不
忍荅曾幾何時而僅想像於几筵榱桷間又豈
悵山陽之遺笛泣峴首之豐碑者可同日語哉
公晋心經濟尤以振興理學獎掖人才爲第一
義諸所爲消反側而弭亂萌者恒陰用而不以
語人公既往而冢君順齋先生用公遺教爲時
柱石建羊杜之業靖羗蜀之氛屹然爲中原景

城襄敏公未竟之緒於順齋先生大光之異時者紀開國之勛庸述世家之德澤區區郡邑庚桑之祝何足爲公重

天子於公之歿也賜金易名有殊禮行將紀功太廟陟降帝旁當視此裡祀始矣余附公而世道義之知而幸睹都人駿奔之盛忭感交集不自知其言之長也若公事業在天壤文章滿史歲草野謳吟何能罄公萬一而余言又何足爲輿人先也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十二

家聲遠叔鑑斷序

文章如面史才爲難非第作史難也卽讀史亦未易司馬溫公晚年脩通鑑始見南北史東坡見史記詫爲貧兒暴富古人得書之難如此士生千百載以下書具而事多未爲非幸也顧紀載之書連屋克棟若涉大海茫無津涯以至分門纂類僅資渙獵正稗雜出矯誣前人則斷爛朝報與小說傳奇之誚皆所不免能如蘓子美之讀晉侯孔明傳別申生重耳之安危者幾人

哉家聲遠叔氏沉酣六籍於編年紀傳諸書誠如昔賢所稱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者嘗輯鑑調數十闕莊謹兼行雅俗共賞初學膾炙之復取昔儒之論斷芟蕪舉要裒爲一書於是古今興亡理亂之關賢奸忠佞之辨財賦兵刑之得失禮樂制度之張弛莫不較如列眉燦若觀掌其有功後學不緇嗟夫今病古方同床各夢一部廿一史從何處說起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後世蓮龕集序

卷之六

十三

益之以議論迂齷苛細膠泥已甚自非拓開心胸特出手眼古人之深大抵沒於論者之淺矣摘要一書不特讀書之權輿抑亦論世之津筏也漢武帝教霍去病兵法去病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耳唐玄宗以御府圖示韓幹曰不願也願以廐馬爲師二子惟成法在胸故能神妙無窮晦翁所謂如與古人對語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象山所謂六經皆我註脚當在於是是在善讀史者

家太伯三刻文集序

孔孟不作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之復明於宋者宋君相崇儒之效也有宋之治之不臻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隆者宋君相任儒之不專也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惟宋獨盛周程張朱其最著矣然學問淵源遞相師祖如家太伯生於宋神宗之末年是時理學尙未繁興公菽蘆中一韋素耳將伯無助獨挺然倡絕學於東南其於干祿應制之文屏棄弗習一以四子六

蓮龕集序

卷之六

十四

經爲宗闡析微義股肱大道其竭力養親行誼真摯處則爲純儒出則爲碩輔公固可以仕矣然仕匪公志也及范文正公疏薦於朝始起公爲國學博士何國學未幾而公遂賦歸來意者蕪舜欽王益柔兩人亦文正公所薦士後皆以讒沮公所見如是故遂無意於出而終於處也耶雖然士患不行其道耳樂行憂違出處原無二致自公退居鳳岡翔立盱江書院遠近生徒之聚而講貫者幾於鱗集麇至如曾子固鄧順

甫皆其高弟也凡公生平所著述俱有孟軻揚
雄之風若雄尙未許與公方也顧有謂公於書
無所不讀惟不讀孟子此豈真知公者哉余以
爲自唐迄宋接孔孟之派者實惟家太伯始第
其書不甚廣於世憶童時侍先嚴大夫側授讀
公所爲袁州學記中有盱江李觀諗於衆曰之
句因而叩我先大夫曰太伯公之所自出果盱
江歟先大夫曰公固南唐之胤也先封於臨自
臨徙金谿至公六世祖始挈家而籍盱城之長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十五

山卽今之瀘谿縣是然則公之稱曰盱江也者
亦猶鞏本臨川世輒稱之曰魯南豐云姓氏殷
遙家集燬燼余嘗欲集而刊之以昭先型示來
許奈視學督儲之弗遑也幸家步生晉明念功
深懼遺澤之將湮爰糾文學之同族者蒐羅故
本釐而正之爲目凡四十卷重付鋟梓梓成而
七百載之斷簡殘編離焉復舊是我太伯公之
精神再出吾家學亦藉以繩繩弗替矣所微惜
於我太伯公者公以一代大儒致君澤民宜大

暢厥施乃僅博一官以老得毋儒術之或踈歟
疇知大儒德業從來所遇不竟所用微獨家太
伯爲然故潘氏專致嘆於濂洛群哲之不登相
位也且周程朱張或出或處或處而復出惟公
一出卽處確乎不拔其操嘉遯丘園優游竹素
前引關閩濂洛之緒後啓青田豫章之傳是公
之出處誠正公之學問誠可與周程張朱先後
並耀者矣邛考史冊所載周程張朱生而阨遺
死則贈爵贈謚祀典昭於無窮我太伯之沒也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十六

旣勅葬有加禮矣復祀之少牢歲祭以官迄今
蕃衍盛矣四支之嫡裔隸在撫建饒廣者靡不
徬徨而駿奔焉由是觀之儒者身雖困於一時
而其道實享於奔世大都如是何必獨爲我太
伯公致惜哉唯是大儒之生也不偶或當代而
無其人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其人而一鳴輒
斥故儒者之盛莫過於宋乃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彰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與俱彰者夫豈
儒者之負人國家哉專與不專亦司君相者之

所務擇也有志於致治興道者慎無若宋人然
予故序斯集也而感慨併係之矣

胡質明寓吟序

三百篇之言有正有寓正爲雅寓爲風大史陳
之以知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十五國之風
卽十五國之史也詩亡春秋作而詩與史離比
興之義微矣離騷歌辨之章蘓李何梁諸什去
詩未遠稷粳猶存引喻於乘鴈雙鳧致思於幽
蘭芳草蓋寓言十九也質明使君以庸城積瘁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十七

解邑組而爲寓公棲遲湖蓼其間事會錯迨時
物悲喜所見所聞朝夕異態一一著之於詩卷
書欲狂則上仿饒吹繪圖如告則旁叶謠辭大
人長德之偉畧忠臣孝子之深衷勞人思嬾宛
轉難言之隱征戍羈旅抑鬱無聊之思莫不兼
綜博採擲揚變現於尺幅之中其源蓋出於國
風非當世能言之士所及也余反覆是編知質
明爲此固不得已焉非僅吟諷歷落而已少陵
嶺天寶之末感憤流離如石壕潼關盧子花門

等篇足補國史之缺及觀元道州春陵行恨不
得一二輩落落叅錯天下令萬物吐氣古人一
飯不忘有深思焉惟其義備經緯詞尙體要故
讀者不得以誹謗疑之且共信爲許身稷契無
難也後人謬有詩史之目長篇短句率牽合附
會失少陵本意遠甚宋元以來詩案屢興語禁
遂嚴而謠成之風因以熾矣質明本忠君愛國
之深發爲憂時憫俗之論故言之無罪而聞之
足以戒比律呂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將在於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十八

是進爲清廟明堂之正聲可也寓云乎哉使君
古近諸體刻行甚富茲編尤以樂府擅場鐵崖
以古語傳今事西涯以今語傳古事殆兼有之
昔人固謂樂府之作尤近於風矣

胡二齋詩義序

古今文字未有無法者而舉業之法獨嚴四子
及他經義等法耳而詩藝特異四始六義各有
體裁昔人別之以音聲而後人齊之以義理大
之若因物賦形小之亦尋變入節固尤嚴已嘗

論成弘四大家其中尙可容數人工力悉蔽空絕前後大約本毛鄭家言耳是何經所未有也迨其後雲間長於徵事豫章微於析理廬山堅於辨格亦若齊魯燕趙各守師傅是又何經所未有也近日俗學支離庸鄙百出其害皆不足以及詩是何也篇斷句析一切鉤探挑剔之技無所復施效取剽竊其於經義僅應故事而止詭遇之術不存贗鼎之傳亦寡故其害皆不能以及詩大雅未墜當有英絕領袖之者蓋余讀

蓮龕集序

卷之六

十九

二齋胡使君經義而始幸余言之不誣也夫雲間豫章當文章明備之日纂箋疏之微言擴先正之遺緒豈不咸斤斤哉而效之者或得其拙離之者樂指其瑕金科玉律乃在廬山然子常分節麟士分句已不能無異同數章以往時見拘牽則亦廬山之法而非詩人之法耳一齋則真能以詩人之法爲法者昔賢以禪宗三種論文一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二謂超出言外不墮情識三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二齋於經義

得無似之然乎風雅一道不絕如縷誰其嗣興
斷在慈谿矣二齋與卜子治詩久同方合志其
道可以易天下顧今之讀書者好學深思不能
如往時慈谿之學乃遂孤行耳然而兩公皆令吾
江右江右人士遠聲利而尊名理者尙自不乏
傳之其人其在斯乎余與徐子公序皆家世治
詩公序曰慈谿自懷葛先生來代有傳人先生
之於懷葛亦猶楊顧之於東江也余曰似已然
其原蓋本於考亭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
蓮龕集序

卷之六

二十一

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是考亭傳經之法也夫
以傳經之法爲文而文焉有不傳者哉

胡二齋夢川亭詩序

其說淵明遷栗里豈知靈運宦江西非二齋使
君瑞州道上之詩乎余聞而異之渡筠以西斜
川故里近出几案使君觀省之下風期交映宜
也康樂遺事越在東鄙經臺靈谷何能遠引爲
使君重乙卯以來五峯三市銷沉刀劍中時余
方困蒞藜使君且徜徉蘓圃徐亭間安所得內

史風流一爲蕩滌耶及余浪遊歸使君已儼然
涖臨川矣疇昔之句昔人所謂詩識者非耶已
余讀寓吟集中三月十三日一詩尤大異令尹
制百里苟非郵視其民方舉千姓百族而乳哺
之精意輸灌神者來告其視汝寧之擢兆於虎
頭夷陵之遷徵於馬耳未可同年語矣然余獨
有感於使君之不薄吾臨汝也傳有之夢生於
因因生於想臨在承平亦一仕國於東越尤壤
地相接也交綏尋盟騎楫相望數年來仕宦者
蓮龕集序

卷之六

二一

至以江右爲諱仕江右者更以臨川爲諱使君
而同流俗之見汝水盈盈不係識田久矣何以
夙因積想蘊結如斯未期月而夢川亭之詩遂
以成帙邑當罷理所輪蹄絡繹幾無吏散庭空
之時使君旣治辦過人而以詩書代法律以吟
諷當期會清心寡欲之效於是徵之不特其詩
之可傳已也嗟乎銅陵石磴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康樂華子岡一詩業水朱華輝晉今曩使君
述作掩映陶謝而治行更復過之當不令客兒

嚴齒獨有千古後之不薄吾臨川者又將於茲
編有徵也乎

胡二齋書義序

曩公車時誦同年行牘輟心儀句章胡君規樞
先輩大家而色澤迥出南宮弁冕宜亟斯人久
之疑其言不驗及闡制一再更公已就民社起
家民悅終諧於瓊臺白沙見阻於懷麓先後同
慨也風塵瀕洞念疇昔品蒸邈如昨夢前塵屬
公移治臨川臨士雅敦文學知所誦法亟請公
蓮龕集序

卷之六

二二

全藁就余論次作而嘆曰向謂公規樞先輩擲
何知公之淺也六經燼於秦後儒緣飾經術言
人人殊各自爲法其大意不頗謬於聖人足矣
宋儒以專經爲務史家乃更有文林儒苑之分
支之與理非昔人離之而合宋人合之而離也
意與法各有所至也支與理合其惟今之制義
乎章程粲若卽有奇尤異敏無所用之然以有
盡之意而求無盡之理一離而求之章句再離
而求之傳註因傳註而生訓故則又離因訓故

而生格局則愈離積此數離意且不能與法相
附欲粹然爲合理之文誠難之已先輩之爲學
也功約而思博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可規可矩
可水可縣豈執筆學爲如是之文哉意無方而
法有域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
安之實難學者不識其用意之難而謬附其立
法之易塾豎穀音老生兔冊傭耳借目僞種流
傳何恠乎好繪龍者遇真龍而卻走哉公之文
體大思精窮變極蹟視爲謹嚴而不知其閑肆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二十三

也視爲易直而不知其微至也如刀割塗如搏
行石如削之合以成規新而無窮敝而無惡如
弓之三均九和引之無環釋之無失體意至而
理至理至而法至章櫛字比而曰此其爲鶴灘
寺溪此其爲荆川鹿門又烏足以論公之大哉
甚矣余向者知公之淺也夫學必明理而後可
以適用亦必存誠而後可以明理古之學者窮
經有實用致行有本原文翁之春秋次公之書
吏治儒術豈有異亦惟見其誠然者而已王卜

子序公文推其本於不欺公驟語余卽及至誠
動物之旨公所以爲學卽公所以爲政余已於
是編決之矣詩有之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吾黨
誠知所誦法又豈僅公之文焉已哉

吳玉林詩稿續集序

自香山詩集錄藏開元寺中碑版流傳多長慶
所未見陸務觀劍南後集周益公謂其渾脫瀏
亮尤勝少年之作前賢著述多矜慎不傳而玉
光劍氣不容終闕綜厥前後考鏡源流論世紀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二十四

年之學將本於是吳玉林年兄刻行詩集二十
餘卷海內言詩者翕然稱之復出續編令余序
則近日所著與殺青未竟者風規體裁無殊疇
昔而天真爛熳似復過之世人甫習聲病輒有
濟南竟陵異同之論橫塞胸中其下者暖姝囁
嚅如車中新嬾不敢闌出一語否則頽然自放
微詞詆諆以名闢取怒藏之將恐不密江淹才
盡再而衰三而竭亦足愧矣樂天晚年諸篇與
詩史並稱闕古泉諸作未有以是病放翁者惟

其抒寫真摯絕去町畦故作者惟見其樂而讀者亦惟恐其盡玉林之詩何以異此憶往者君家四玉觴余瑯琊投贈篇章錯落懷袖友人戲余一日中抱聯珠集以來無乃不廉耶曾幾何時而玉鉉玉駟已歸道山玉隨啓沃綸臯爲時柱石而余憂患餘生棲遲白下得與玉林重晤於古靈臺辟雍之間三復茲篇感慨係之矣玉林等身著書與年俱富玉隨承明著作行當大顯於世何時更向君家小阮盡發伯季遺書當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二十五

有南面百城之快漫述於此以志執鞭之慕云

深柳堂詩序

壬戌

深柳堂集四卷游子廓治遺詩也廓治童時已噪聲名塲間爲詩歌輒驚其儕偶然未嘗有所師承順治初年江右劇亂廓治焚書息影山中會友人急難奮臂相排解遠近有顧厨之目爾時年壯氣盛而坎廩草一刻邪塞磊落惴惴於沔水鶴鳴之悲其間有奇句有累句累者人所不肯爲奇者人所不能爲蓋廓治早年之詩如

是及亂甫定湯尊宿先生碩果猶存傳子平叔
領袖風雅廓冶傾心往還証論雅道詩格大變
一以澹遠爲宗不特所謂累者無之卽所謂奇
者亦不屑爲矣思益壯志益以悲困頓省門戊
申冬竟病消渴以卒悲夫余嘗論風騷以降至
六朝而極敝唐初陳射洪乘一時元氣之會卓
然起而振之遂開開元大曆之先宋之文運盡
於熙豐元初若范德機楊仲弘一洗宋人之陋
而虞揭輩由是挺興今天下同文通經學古之
蓮龕集序

卷之六

二十六

士後先相望廓冶稱詩最早天假以年鼓吹治
平之盛當更有可觀賚志以終豈不重可悲哉
廓冶重然諾矜氣誼特立獨行簡澹刻苦詩如
其人集中詩已刻者不載載其佚者具體儲王
初或間近長吉晚乃浸入郊島則性情所近非
有所摹倣也於呼自君之亡風流頓盡焦尾湘
帆兩書闕有間矣手廓冶遺詩追惟尊宿平叔
之緒言益不禁洸瀾而不能已已也

言者心聲也聲本於太始而生於人心依永和聲而文章之事以起天道人事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于是高下清濁抑揚抗墜皆有自然之節句之而文韻之而詩其義一也世代不同辭體各異所稱大儒能文章者觀古今之通極事物之變有其實而文隨之傳詩者而無文傳文者而無詩非其體有獨至義固無所不兼也後有作者不深究古今述作之源流即大放厥辭徒取先民陳言規規而字撫之其不足與於蓮龜集序

卷之六

二十七

文章之事固已審矣蔚宗饒子秉世家之資本名士之質所見聞多古今大畧讀書等身沉酣於秦漢唐宋諸大家下及稗官雜子以逮近世名流文集無不縱觀旁薄審其離合而觀其會通出爲論記序述諸篇不特古人所不言者不欲言即古人所已言者亦不欲言一篇之中斷續起伏衍案稽誦無不以自然爲宗讀其書如與曉人酬對傾竭懷來而意態常餘於所言之外所爲歌行五七言孤遊絕照皆有潔靜精微

之致以主之與古文同一關捩近世之爲詩詞
古文詞者未能或之先也文人類好訛議至謂
兩司馬有不能兼昌黎以文爲詩而少陵無韻
之言不可讀試取其書平心讀之然歟否歟故
余於蔚宗之詩文樂取而合論之以見古今能
言之士其兼詣獨至殊途同歸靡不如斯謂天
下文章莫大於是可也蔚宗鳳遊諸刻行世已
久近且痛芟舊作彙成一書歐公謂初欲奔馳
久當樽節坡公謂平淡乃絢爛之至茲編亦樽
節平淡之會矣當世讀蔚宗之書而知其學術
之本末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蓮龕集

序

卷之六

二十八

古文詞者未能或之先也文人類好訛議至謂
兩司馬有不能兼昌黎以文爲詩而少陵無韻
之言不可讀試取其書平心讀之然歟否歟故
余於蔚宗之詩文樂取而合論之以見古今能
言之士其兼詣獨至殊途同歸靡不如斯謂天
下文章莫大於是可也蔚宗鳳遊諸刻行世已
久近且痛芟舊作彙成一書歐公謂初欲奔馳
久當樽節坡公謂平淡乃絢爛之至茲編亦樽
節平淡之會矣當世讀蔚宗之書而知其學術
之本末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蓮龕集卷之七

序

臨川李來泰石臺著 同懷弟盛泰季章輯

男

士微縣圃
士崑增城
士馨彥祖
士東蒼琦

編次

孫 轍景由
曰冠軒南
敷寬身虞
步鄒師孟

全梓

姪曾孫天申禮和

陳白夫拙園詩序

渡滎河而東日已晡道楚漢戰場誦昔人廣武
歎爲三太息江東一羽沛公聚群策群力僅而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一

勝之垓下一歌自有千古氣蓋一世而沛公心
折久矣史遷作本紀位置於始皇高帝間曾不
少絀固不以成敗論也漏下三刻抵鄭州署邇
近陳君白夫投詩一帙就余評次方猥甚未能
應晨起就輿中讀之不覺躍起陳君經奇男子
奈何交臂失之其詩以氣爲主他在所畧近人
學詩絺章飾句暖暖姝姝識者歎其無丈夫氣
白夫力雪此言何謂時無英雄也青蓮登秦華
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余兩日行歷古人百戰處

秋高氣肅彷彿金鐵皆鳴誦白夫詩嶽嶽歷落
靈氣恂恍如與相敵固不愉快耶解鞍郵亭漫
書數語復之蓋未足盡陳君之奇矣

鄧天謂愚谷詩序

漢儒崇尚經術當時稱循吏者簿牘胥語入班
范書中魯無愧辭惟韵語少概見而民謠里頌
亦與三百篇相後先魏晉以下河陽斥邱之作贈
答斐然矣名賢題咏至一官爲一集非直文章飾
吏治也郡邑專制一方一切布禮明樂興學育

遺龕集

序

卷之七

二

才其事皆與文章相表裏若不可斯須去者他
如土田農桑號稱猥雜而極所施設關山川風
俗之大因事著義撰述日富固其所已後世爲
吏視已成事奉文告赴期會之不暇文學政事
顯岐爲二朝誦暮茲不足取悅於貴遊臚仕而
復不能與文人墨士較一日之短長一行作吏
此事便廢誰昔然矣同年鄧子天謂夙負異敏
始舉時年最少又十年登第爲臨淄令及以憂
去士民歌咏之不衰頃相遇秦淮素余序其愚

谷諸集余從史聚菴大諫寓園驟讀其漫成諸
篇有曰漢貽安靜吏歲計則有餘又曰治心莫
自恕衾影不愧無作而嘆曰余乃知天謂之所
以治淄也使天謂而斤斤文告期會之是事去
此道當日遠即復朝誦暮絃亦文人結習於吏
治何有天謂木仁人孝子之思抒忠信慈惠之
旨馬力鳩脯之喻三致意焉古之銘座右書治
譜者何以過歸而樵爨不繼卜居無宅屢空晏
如吟諷不輟視彭澤風期相去近遠必有能識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三

之者茲移治宛陵玄暉之白日太白之孤雲風
流未墜吾友施愚山先生今之聖俞也天謂嗚
琴之暇相與流連江山揚扞今古當夏有異是
集其始基耳抑余聞天謂治淄時里人有甃井
得古器者剝觸過半天謂稽古禮文辨識尊匱
敦釜上之王者裂其牘曰此破甑耳趨歸治人
天謂每以不及摩娑歎識爲恨今天下財賦孔
亟即日揖讓太公禮器之旁與歸之園法孰多
戲卽此以况天謂君卽就詩尙亟爲其貴遊廡

仕者無僅爭長於文人墨士其可也

家梅崖詩集序

家仲梅崖山房詩刻成余旣受而讀之且以弁言見屬梅崖弱冠上第出入秘省與名公鉅卿更迭倡和負盛名余蒙葺之餘夙學荒落重來輦下親海內名流之作泉湧風飛輒舌橋目眩而不能止乃欲執筆而序梅崖之詩不已慙乎無已請言往事詩最盛於唐吾宗以集著者至百有七家其時柯分條布皆繫籍天宗珠聯綺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四

合遂與一代典章相爲盛晚獨太白以驚才絕調超軼無前與少陵並有千古然自宋以後千百人皆敢學少陵而無一二人敢學太白太白之詩固非可學而至也詩可以興取其優游悱惻足以感人而已才過而揚情過而肆詞過而盡景過而煩學杜者正自不免若太白天然之妙言不難而自至往往善解者於無意遇之嘉祐野棠江燕之句君虞遊子蓮塘之篇謂非具體太白不可梅崖深情逸致吐納風雅一往超

詣上之入太白之室下亦與晏閣常侍相伯仲
斯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五言如花落春風裏
香銷午夢初寺古荒林暗碑殘夕照低非秋意
北樓之情乎七言如山頭碧樹啼黃鳥夢裏青
溪隔翠微老衲但傳新輦過山雲還抱舊亭來
非芳洲鳳臺之氣色乎正恐學少陵者索解人
不得耳宋元於少陵取其似中晚於太白取其
真當有能辨之者因讀梅崖詩而漫及之太冲
獨步於贊皇嚴夢傾倒於文山固猶是吾家嘉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五

施砥園詩序

六經之理散殊而詩之傳爲最廣始於家庭造
於邦國先王之教澤存焉匪徒以其辭也後世
各以其意爲詩又各以其學爲詩鼓作多容若
子所歎求其不謬於聖人之意者亦或寡矣近
自施愚山先生以金鐘大鑪之音鉅幅道義鼓
吹休明天下始翁然復知有風雅之正而愚山
每道其家庭疇昔文章行誼之概輒悄然動容

述論讚誠綿遠而多思真詩人之旨也頃刻其
季父砥園先生遺詩二卷余受而讀之志而媿
思而不亂其源蓋出於小雅故其感時撫事輒
與石壕春陵諸篇相出入非近世能言之士所
及砥園先生稱詩久自前代劉公念臺已爲序
列之然矜慎不以示人家世理學早謝制科所處
當在晉處士宋遺民之間有彭澤之淡遠而無
晞髮之矯激其得於溫柔敦厚之教者固已深
矣益信愚山之論詩大而本也昔人序鳧繹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六

集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後生不復見其
風流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不知止余
於砥園先生詩亦云往者以採風之役而過宛
上乃不及一當先生先生旣歿始得誦其遺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安得不撫卷而三歎也

山靜菴邑侯遺愛錄序

丙辰冬靜菴丘明府有內徵之命獻歲報代銜
車之行有日矣父老子弟與公同憂樂者十五
年於茲欲尼其轍不可則相與謀庚桑之祝銘

德有祠紀功有亭述教有堂思政有碑環百里
內相望而最隆且重以志不忘者則相率祀公
於學宮蓋數十年未有之盛事也先是

天子用考功格程吏公五載報政即以高第課最
士民慮衮衣之信宿也上其蹟於臺府督學王
公令秩瞽宗之祀公方謙讓未遑未幾更考滿
之令行久任之法而臨始得復有公士民以有
公爲幸而未嘗不念盛事之有待也又未幾而
閩楚交訌臨當南服之衝受兵獨亟公間關致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七

師不浹月而刈寇數十萬其間禁旅之往來
鄰隙之窺伺震驚繹騷者三年未靖於斯時也
邑無室廬郊無草樹野無婦孺雞犬二三遺黎
所幸涸更無死以庶幾復觀溝壘者恃我公在
耳頌父母於頰尾之餘念哲人於麤羽之後視
適館授粲恒情奚啻什伯豈直懽愉之語不工
窮苦之言易好乎夫見羨於新發之硯曷而課
效於積累之功難雍容於拊循之日易而保障
於搶攘之會難非且久暫異觀常變殊勢也兼

材實難才而本原於道德之意爲尤難耳公之
初政業以治辦奏聃時方綜核名實使公惟一
切令甲是問以希速化亦孰有訾公者而公孳
孳務得民和孺司敗有所逮治公不忍急其獄
以致株連聞歲事有常公所爲權宜緩急所得
間爲民請命者不遺餘力天遂若巧雷公以爲
朝廷護此一危土以爲臨水東汝水西救此子
遺之命嗟乎臨有公賊不足乎耳獨是用兵百
萬王公大人交綏接軫於斯飛輓供億芻茭備
蓮龕集序

卷之七

八

持之孺手口卒瘞臨實累公矣而公顧未嘗一
薄吾臨也方事之殷其不賢者規避就以去
其賢者亦爭捷疾取功名公獨吹煦膏沫爬搔
疾苦曰其不使吾臨復厥初也有如日蓋至是
而在廷諸君子始用軍興例召公遠近藉藉謂
一時酬功之典未盡而公所欲終惠於臨者尙
未竟也公行矣需次當爲臺諫諸凡理亂安攘
大畧皆得敷陳無諱利在天下吾臨亦陰受其
賜父老子弟何矧嚮利爲德但以不獲尼公轍

爲悵悵耳河內之謠桐鄉之祀公即謙讓未遑
其又烏可以已不佞荷公道義之契旣嘉公德
教之足以感人者如此亦喜吾鄉人士當風雨
飄飄之後而沐浴歌咏終始不渝三代之旨道
猶存爲可風也敬識其事於康衢之末云

熊汝侯詩序

唐以詩取士而臨獨無詩僅楊志堅張頂兩篇
見紀事中何琅琅也至宋而半山祖述少陵直
軼中軌而上元獻作之於前溪堂裘父振之於

蓮龕集序

卷之七

九

後臨之詩人宋爲特盛元去宋未遠虞吳集中
所載姓名不一而足而文詞鮮概見者明初饒
介之聶壽卿而外僅傳選體至玉茗先生而大
成始集先後數百年而臨川之稱未能或之先
也播遷以徃風雅一道不絕如系豈極盛者難
爲繼歟抑傳而習者無其人歟夫學士束髮受
書日耗敞精力於帖括中無奇書軼事以恣其
徵求無高山大川以廓其志氣復未暇與四方
賢豪長者遊如春秋吳楚不獲與中國會盟求

其得觀周樂而通六代之音未數數見也汝侯能
子夙具異敏壯歲舉明經高第即謝絕選人肆
力於聲病之學世所傳玉環合綠芝園等填詞
步武紅泉家法視鄉先輩所爲執扇贈書等劇
駁駁度驂驪前矣間示余新詩一帙取材練句
力追先民無近日蠅竅蠅聲之弊使汝侯不早
畢諸生之業高吟歷諷登陟多奇亦烏能斐然
述作富有如斯語曰讀千賦則善賦又曰觀千
劍者善劍汝侯於此亦習伏衆神之日矣猶記
蓮龕集序

卷之七

十

辛壬間陳止宜郡伯徵詩郡中羅文止復東云
韻語原非臨士所長時郡中稱詩者不乏文止
皆徵詞也半山玉茗風規其在願吾汝侯一雪
此語奚俟搜殘煤斷簡於唐人中爲足張楚耶
漫書簡端以爲汝侯之權輿云爾

王孟遷交迴草序

今天下競言詩哉鉛槧之家甫明聲病輒哆口
開元大曆視中輓而下弗屑也然求其合於風
雅而得性情之正者戛戛乎難之憶句曲署中

偶手時賢一編漫置語云爲僞唐人則有餘爲
真宋人則不足坐客皆瞪視不荅惟孟遷首肯
謂深中時人膏肓之病因嘆數十年齊語楚咻
紛如聚訟競規樞唐人之一體究各成其僞而
已孟遷束髮受書卽守西屏先生家學視時流
譁衆盜名去之若逸諸所論著皆本性情之正
而風規氣韻出入眉山劔南間與余論詩之旨
不謀而合其天性然也往索余序其滋餘草頗
暢舉斯義卒浮沉郵筒中及余待次里居而孟
蓮龕集序

卷之七

十一

遷移刺天南去句曲晤語時又十八年所矣阿
翁古交州境涉萬之變於南中爲首禍及滇黔
漸被聲教守令多權宜署置朝命出牧實自孟
遷始龍洞火山間疑非雍容諷誦之地未幾孟
遷讀禮歸示所爲州志與蕃漢分合始末紀東
南之外傳續龍詔之載記治效畢睹矣詢及有
韻之言乃出交迴一草余受而讀之補道元之
水經而去其踏駁備益部之方物而畧其苛瑣
譜爲五七言視昔人紀行述遊之體製皆備其

閭木龍趙跨諸什則漸石黃鳥之深思也盤江
貴州行則民勞咨商之諷諭也望哭諸章則北
山陟岵之哀痛慘怛也仁人孝子之思與三百
篇異體而同情又何唐宋之足云太史公周行
天下而文益奇坡公海外歸而詩益進古人豈
欺我哉抑余流覽是編而不禁三太息也牂牁
通道以來歷閭羅蒙段復爲異域唐通南交僅
取徑邕晉灑水以上皆輪蹄不至之地前代始
通思田繼誘安籠何斷斷也聖朝車書萬里視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二

道如尺讀孟遷詩補唐宋題咏所不及可不謂
盛事歟孟遷抵丙舍未久而阻險見告復歷

天子南顧之憂問蒟醬之舊途訪定昆之遺事南
車之指將在是焉三復茲篇又不僅以詩論詩
矣

熊二桓詩序

嚴君平有言州有九遊其八經有五涉其四蓋
學士之雄也而著作不顯於世世僅以伎術稱
之古來文人之以藝掩者固不乏矣熊子二桓

少治易不爲經生言以已意傳入五行星卜諸
書言人休咎多奇中刺促鄉里間非其好也挾
策四方吳楚燕趙鄒魯間足跡幾遍聞所至賢
士大夫皆折節與交今之爲筮卜言者衆矣何
遠近傾倒如是意其必有異也別去十六年重
晤京邸二桓方下帷斗室輯星平家言辨駁訛
謬摘剔幾要勒成一書詫余曰此邵氏先天之
學也爲我序行之余謝不敏未幾別余南下行
李中出一帙則諸體詩備焉二桓治易不治詩
蓮龕集序

卷之七

十三

而吟諷歷落如是余之不能盡二桓有如此詩
矣揚用脩嘗言古人文字未有無韻者大易文
周孔子之言叶以古音皆韻語也後之能言易
者多緣飾以韻語亦其源流固然詩非關學於
茲益信君平藏名卜肆與臣言依於忠與子言
依於孝救世深心不以文字傳二桓舟車之所
遊歷經史之所漁獵當半君平也遠近傾倒固
應在是余言又何足以盡二桓哉

詩文人之性情也而性情乎詩文者則失之因時進退遇物悲喜發爲呻吟調笑之聲比律呂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此詩之美也國風變爲離騷五言始於河梁古體備於建安其間感時不遇彷徨抑鬱之思與英雄壯往發揚蹈厲之氣千百世下猶將見之曷嘗以詩爲詩哉自濟南以詩學唱天下宗之者適得其摹倣剽掠之智而矯之者且謬爲淫哇纖靡之聲花鳥蟲魚而已聊以當寒暄之譚酒茗之質而已至於文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四

古之所謂治具也六經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浮濫乎文也浮濫之文古未有也古之所謂文者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於儀章度數之間或損之或益之莫不就夫厥中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東海邱海石先生生濟南之鄉而不安於看書如顯處視月之習當其挾策著述箕冠修劔蓋有魯仲連辛幼安之風焉往來江淮吳越間所交悉天下經奇男子馬角不生鴻翎旣遠舉一切思往念來同牀並世之

感時復於詩著之其大者爲鶴鳴沔水殷勤勸勉之詞大東六月憂思勞苦之旨卽發爲文詞鼓吹六經如三都賦闢係國體如天人策窮愁似虞卿孤憤似韓非蓋皆以性情爲詩文而非以詩文爲性情豈復勦竊初盛吞剝秦漢以詩言詩以文言文者所可同日語哉夫古來文人慮鮮嫺大義如激宕無節悔尤未免晉宋間荆襄建業勢如釜沸獨柴桑田園覺菴源未遠其與康樂志同趨異已於詩文見之唐未藩鎮阻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五

兵司空表聖避地王官谷中相戒無敢犯其視同時羅昭諫輩者何如也非其性情超異有出於文字之表者哉余從龍津使君得讀先生楚村集輒爲論次如此若夫先生高風清節昔人所稱國策無文惟聊城一書嫁軒樂府足振南宋昇菑之氣讀書論世之士當有能辨之者不
僅彷彿於杜德衡氣之間而已

江左人文初集序

余起諸生爲郎不四期而祿

簡命造士南服諭戒諄晰士習文體之際至計無
已蓋甚飲冰焉已自念爲吏視已成事尙未習
獨家世一經自童子時熟父師耆舊之訓至今
勿忘所可

仰報

一人俯視多士者實維茲役則又竊幸甚旣復圖
所隸大較古丹陽廬江二郡地其民駟而有智
其士恪而好文數千年間冀雍齊魯汝潁河洛
之英僑鄉土斷族氏茲茲不絕以故博學深思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六

之士甲於海內次無不取高第顯功名當世者
非特山川然也抑亦便所習多焉則業業懼弗
任初較首郡尋沂江上游畧備拔其文尤雅者
爲一編撫其利病而言之曰嗟乎士當右文復
古之朝烏可不重自奮哉異時使者相天下士
趨得雋而止余謂此非所以稱

上責學臣意漢無賈董揚劉數君子之文則嚴徐

枚馬不足重漢唐無燕許韓李數君子之文則

沈宋元白不足重唐柰何不勉而自畫爲余聞

先正之視制業不敢苟也上之求之與審官辨材不異下之爲之與先資獻言不異務本其躬自立言以應上譬諸契教咎刑伯禮瓊樂終身不相易而未嘗不合也江右邇來之風長於惡異短於尙同得在趨時失在立本余非敢爲魁壘莫妙者概也顧將與登高望遠有大志之士而共言之抑不習六經之文乎申甫仍叔不相襲辭公且保爽不相沿意至於刪定之餘則居然異調讀風雅若不知有典謨讀春秋若不知有爻象者何也今入股之制躬代聖賢然其於一題義無複豎人無勦篇音各爲宮商色各爲鳥鵠於以見人有戶樞流水之心而天無粟紅貫朽之理故足述耳一名篇而人皆奔走之則贈炙者幾於可燔一秀句而人盡含吐之則嗟賞者至於欲散如是移之於心術達之於出處用之於事功施之於謀議撰述同之爲病又豈歎文章受之是刻也歲會甫爾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七

天語方新崇實黜褒有司掌之唯謹余懼其繁而

不騁以負

上意故述前聞以託澤宮誘射之義諸士毋以使
者寬體要好異哉

江左人文二集序

余間評江左歲牘曰二寧之文昇以度見推宛
以氣爲主而溧陽宣城其杰也皖上捉麈王謝
欵中布席程朱宏詞密理各有所長若廬以勁
渾遠挹江黃鳳以龐厚北開梁宋歷陽把袂於
棠涂桐汭聯襟於蒼雪又其次也姑熟秋浦之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八

間江山映發時見英音矣大要諸郡者博雅雍
容開朗俊秀下至童子皆能舉其大義而不悖
於道妖浮之響慄悍之氣幾乎其絕蓋其風土
樂善耆舊好文有異習不得而遷之者頃余自
託他山稍稍持古義風之而諸高才生果烝然
應矣迺今之錄其文益嚴何也先是余嘗有誘
射之說方歲試時譬之大射然司射搢朴而誓
之者也余懼其束於有司之法而不得盡其才
故廣錄之以達其才若科試則賓射所謂序以

賢若不侮是已故慎錄之所以進其才於法與道也凡余前後課諸士大抵鄙者欲勉而之文甚文者欲勉而之法與道不計其功善乎禮之言擇士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足矣然必容盡比於禮節盡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不然羿蒙養由基之技於矍相何取焉始江左人文行友人有自豫章寄聲者故事學使者歲科殊指歲以才科以合主司好惡爲上而務多列得雋者名爲錄光且子幸無以江右學易江左

蓮龕集

京

卷之七

十九

也余聞而陋之夫學臣宗伯屬也上以導鄉會之源而下以端教塾之習實兼古司徒敷教之意非亶文而止就令專於文今之進士科隋唐之遺制也而所以程士則非隋唐之物而堯舜周孔之物也令學使者舍其堯舜周公之法而波靡於一時兔園之所偷揣摩乎三日鎖院之所收茫然無主以爭短長於日者相人轉式射覆之術守道守官何一而可故余之所知者鄙而進之於文文而進之於法與道而已雖然修

法明道功在其中古人有言士所當爲未盡於此矧文乎哉醜士者且晚至能稱引之矣余姑導其源以俟

家亦人觀省全書序

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中材以下難言之經史之是非刑賞之懲勸亦感應之大端矣顧戒慎恐懼之學旣不能徧喻之庸人而日用飲食自有衮鉞之所不及者則太上感應一書雖柱下竺乾之外篇實聖學王道之權輿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二十一

也吉凶悔吝莫詳於易積善之旨首於坤見之坤陰德也矜小物勤細行積微至著積小以高大泰山河海而載物之義備矣陽德不如陰德之厚陽惡亦不如陰惡之酷善積而日陽惡積而日陰又烏得以生死輪迴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乎是經傳爲唐孫真人思邈所作而柳柳州所引眷妻子而輕父母者必亡厚飲食而簡祭祀者必絕與冲虛先生所述利昏人志色昏人神等語皆今文所無意其書闕有間矣真西

山先生序之以爲儒者修身事天之學宋理宗亦舉諸惡不作衆善奉行八字爲一經之要即不言感應而是書詎可少耶家亦人氏從廷對歸得是書於淮浦奉持不懈因取所歷燕趙齊魯吳越間一切見聞可驚可喜可駭可怖之事附以故實彙入編紀較之余僅日所見冒宗起之釋註王悔庵之集解王恥古之引經徵事尤爲詳盡而深切者朝夕斯編卽司馬君實之無一事不可告人趙清獻之無一事之不可告天匪異人任又豈僅因果報反之巍持而已哉抑余更有進焉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同取舍君子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永久不論一身而論天下說在吾夫子之論魯國贖金拯溺之事也能仁氏三世果報之說當亦由之吾願讀是書者知匹夫匹婦之可以爲聖賢而有名教之責者無徒以婦孺之慈自侈也

石鞏爲馬祖法席距郡城不三舍許余以塵緣
勃窣未能一至也前此有以圖畧見示者頗於
襍穢中作清涼想書數語從叟之及覩全帙未
免如山谷老人所指爲戶婚鬪訟按簡者因憶
昔者吾友伯子嘗言今十力大師於此中有一
段公案茲志不載詳所畧而畧所應詳疑非石
鞏本來面目矣兒徵魯一至其處爲述鞏中嶙
峴盤薄知海岸骨人任骨山語不妄今大師駐
錫黃山盍一請問乎余心然其言旋晤師郡中
蓮龕集序

卷之七

爲舉前語師謂向者劉歐諸君固有編錄藏山
中久矣俟與黃山志並行耳余亟請讀之卷帙
臧三之二而叙述緣起不特夾鞏重開生面亦
令馬簸箕再見鑪錘莊誦竟日因歎昔人謂洞
天福地非有奇緣清福者未易登陟况復闡揚
撰述使祖窟宗風和盤托出自非聲光交攝貫
金石動古今者亦復誰能知之應劭述封禪儀
後世泰山遊記千百卷中無一語幾及望衡先
而湘謠兩言耳而祝融峒嶁之截嶽三湘七澤

之縈紆恍惚紙上讀斯志者又多乎哉顧此書藏度已久今始播露古德所謂法不自生緣合故生驗於茲矣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僞慢四成功德因緣示現又豈得以語言文字求之余向者漫汗一言輒已流布不勝悔汗因復叙述一過非徒贊嘆希有亦以懺悔語業云爾魯賢云師不能達反啓其志舉似大師更爲一掃掃塵語否

陳觀上十九篇稿序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二十二

時然而然謂之衆人已然而然謂之君子斯言辨矣猶未曙於當然之分也制義一道所代者聖言所奉者王章未可以已爲也一題之理無全理也而全理必至焉一篇之法無全法也而全法必至焉先輩大家非有畸術也文之逆喝也自隆萬始也其無正講也自天崇始也有逆喝則無題無正講則無文初亦曰姑用我法耳焉知其熏染傳變江河日下之至此極哉時則陳大士先生奮其獨絕之能排突一切幻眇以

取理空濶以盡法於是先民之矩矱全而文章
之能事無復加矣曾幾何時已如周秦法物不
可復識觀上爲先生從子守其家學十餘年中
絕無升沉得失梯榮取寵之意道服深山帷燈
匣劍木葉盡脫石氣自青不特於時然者空之
務盡卽向所謂已然者亦空之務盡闡牘出人
人如子瞻見梅都官詩謂耳目所不有也夫庸
妄人之口實曰元燈元鉢耳無論文章品價固
不在是卽以遇合論前之元大士先生俛得之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二十四

今之元觀上又俛得之澤心定力何負於人而
必備耳借目折畧齟齬之爲得當也昌黎有言
天下之士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
人率皆習熟時俗工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
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邇者靡靡之習已見
於先資拜獻之言憂世道者當不僅如昌黎所
云吾願以觀上之文救之茲臨場數莛置之先
輩大家未審何若要於當然之分固盡是矣大
士先生萬篇不爲多觀上十九管不爲少當世

不乏好學深思之士手是編者其務勉爲君子
而無以衆人自薄也夫

阮氏族譜序

阮之得姓肇自沃下而望著陳留商周秦漢見
於紀傳者可考而得也典午弗競中原士族聚
於江左一時聞人如嗣宗千里仲容遙集輩與
王謝諸賢後先輝映族望可知矣由皖桐而徙
臨川之隴岡者自宋俞判先公始其後西廨鄧
林璜溪瀾湖支蕃派衍皆以隴岡爲鼻祖云阮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五

氏故有譜萬曆中前鄉進士宗文公同新襄公
嘗再修之源流分合之緒井然如也憶曩與九潢
文酒之會望衡對宇道及先賢文獻輒景行久
之比年以來滄田變遷邑井非故叙以姓而弗
別則世家大族爲甚頃余歸自吳門九潢卽以
兼伯脩譜之役徵言於余脩廢舉墜之盛一時
僅見於禮有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
君家舊譜之義例則已詳矣何俟余言擲聞之
先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世國大

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宗法與治法相提衡而不廢三代之季廢古忘本司馬搜集遺文僅見五帝系謀尙書世紀其後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魏晉而降區區線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舛姓襍譜皆藏有司婚宦之籍過於九品名氏之諱嚴於三尺乃冊府元龜所載卒鮮傳文何也無亦附會者矜名援引者失實而於崇本修睦別嫌明微之義無復存耶范希文宋人物第一讀其謝表引及朱家趙摯之語以叙其門閥

蓮龕集

序

卷之七

十六

之流離而先憂後樂之餘爲義田爲宗學數百年來范譜孤行壽於金石歐陽永叔灑岡阡表奠煢帷燈晝荻之教未嘗後附喬門迄今稱家世者必首廬陵譜圖一叙爲家乘之學者折衷焉姓非能重人亦姓以人重耳今阮氏之譜覈而嚴詳而不襍自灑岡而下則詳之灑岡而上則畧之西廨璜溪鄧林瀾湖之近者則詳之轉遷於南豐洪都桐城銅陵武陵蒙自之遠者則又畧之傳信傳疑其義例之本於歐范者如此

又豈特修廢舉墜之具文而已哉阮氏諸彥余
得交九潢其它本支雲初蟬聯鵲起不啻如當
日稱南北阮者公侯之興必復其始異昔徵世
家而登天窳其以余言爲肉譜可矣



